

《本土建造——甘孜州传统民居遗韵》荣获“文轩好书”奖

近日，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2019年度出版工作会，会议表彰了2018年度“文轩好书”和出版先进个人，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师造化境匠心独行：徐匡作品文丛》《问道》《本土建造：甘孜州传统民居遗韵》三本图书荣获2018年度“文轩好书”奖。

《本土建造——甘孜州传统民居遗韵》一书由州博物馆汤勇和潘敏编著。这本是介绍甘孜州各县乡村传统民居建筑的图书，以实地拍摄的民居图片配以专业的建筑剖面图、平面图，生动直观地展现了藏区传统民居的形制及特点，全方位地剖析了藏区传统民居文化的变迁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和发展藏区民族文化特色具有重要意义；藏区的城市风貌建设及改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建设美丽乡村，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文轩好书”是新华文轩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委振兴四川出版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开展的年度好书评选工作，旨在促进新华文轩出版业的发展，鼓励和引导新华文轩旗下出版社多出好书，发挥好书和优秀编辑的引领作用。涵盖“优秀主题出版物奖”“优秀人文社科出版物奖”“优秀古籍出版物奖”“优秀文学艺术出版物奖”“优秀少儿出版物奖”“优秀科技科普科幻出版物奖”“文轩最美图书”等7个子奖项。

(本报记者)



康巴周末

见证甘孜

2019年2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南仁仁 设计 陈祥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观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观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观入

大唐盛世，气象万千。歌舞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特别是春节期间，处处歌舞升平，喜气洋洋。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除夕这天，皇帝穿着龙袍，戴着皇冠，兴致勃勃来到太极殿，接受百官、使节和来宾的跪贺，设酒席款待，频频举杯，互贺新年。同时观看太常寺举办的大型歌舞表演。据北宋钱易撰写的《南部新书》记载：唐朝每当除夕夜，在宫中燃檀香薰火，燃烧时火焰冲天，高达十余丈，香烟数十里。太常寺卿带领官设的演艺人员千余人入宫，晚上于寝殿前进帷舞，皇帝王妃公主都来观看。

大唐的歌舞表演节目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样。一是大型歌舞表演。唐朝乐舞达到了一个更趋成熟的新境界，是古代汉族舞蹈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由于唐朝强大的国力，社会思想开放，各民族及外国文化均能被充分吸收而融合。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舞蹈活动普遍，观赏舞蹈表演成为人民精神生活的一大要素，来自汉族民间、经艺术加工后、形式华丽、规模宏大的宫廷燕乐舞蹈也大量涌现，堪称唐代舞蹈一大胜观。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之自制乐凡三。一曰《七德武》，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这就是唐代的三大舞蹈。其中《七德武》是在唐太宗亲自指导下编排的，原名为《秦王破阵舞》。李世民即位后，凡是庆典歌舞表演必有此节目，被誉为大唐的国歌。唐朝的歌舞演员也是群星璀璨，杨玉环之类都属于御用演员，迎娘、蛮儿、念奴等教坊里的明星经常参加宫廷举办的大型歌舞表演。二是滑稽戏表演。大唐时期的语言类节目也有新的发展，在演出中经常穿插一些插诨打科的滑稽戏，如优人表演。唐代优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史料文献里提到的有弄参军、弄假官、弄孔子、弄假妇人、弄婆罗门等。



恭贺新春
Congratulations on the Spring Festival

郑学富

“暮景斜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守岁》描写了除夕守岁时的热闹景象。在唐朝的除夕，朝中的王爷大员、嫔妃宫女、太监等陪伴皇帝“入阁守岁”，一边饮酒作乐，一边观看歌舞演出。《资治通鉴》记载：“中宗景龙二年，丁巳晦，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阁守岁，设庭燎，置酒，奏乐。”

弄参军是唐代优戏中有代表性的一类，表演者口齿伶俐，语言诙谐幽默，类似现在的相声、小品，在唐代受到从宫廷到民间的普遍欢迎，唐代诗人李商隐描写小儿聪明活泼、天真烂漫的《娇儿诗》里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鹅”的诗句。三是魔术杂耍。唐代的幻术杂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唐人蒋防在《幻戏志》里就描写了玩魔术的情景：“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皆称香美异于常瓜”。看后令人瞠目结舌。唐赵麟的《因话录》记有“透剑门伎”一项，说用锋利的刀剑编扎成狭门过道，表演者乘小马从刀丛剑林之间穿驰而过。如果技艺不精，坐骑驾驭不灵，触及刀剑，人马立毙。唐人著《封氏见闻录》就描写了宫廷的绳技、高跷、踏肩蹈顶等杂技的高超技艺。还有载竿、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项目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令人目不暇接。诗人张祜曾作诗赞道：“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诗中提到的赵解愁，就擅长竿技，是教坊中的拔尖者，经常进宫表演节目。唐人刘晏在《咏王大娘戴竿》中云：“楼前百戏竞新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善人。”

“四时运交瑞，一夕变冬春。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这首诗是李世民召侍臣入阁守岁时所作。大臣们如果能在除夕之夜被召进宫中陪皇帝一起守岁也是荣幸之至，将会

不失时机地进献应景诗文，歌颂皇帝的功德。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被武则天召进宫中一起守岁看歌舞，他写下了《守岁侍宴应制》一诗，描写了除夕皇官里守岁欢宴盛况：“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官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薰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笑寄春前。”

富贵诗

朱美禄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艺术来传达富贵，于一般匠人而言，图画多不离牡丹，诗歌则不离金玉。

古人的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确实是堆金积玉的。如唐代李咸用的《富贵曲》道：“画堂雕山金碧彩，鸳鸯叠翠眠晴霭。编珠影里醉春庭，团红片下攒歌黛。”贯休的《富贵曲》道：“琼树玉堂，雕墙绣毂”；“佳人醉唱，敲玉钗折。”这些诗歌充斥着金玉意象，显得富丽堂皇，绚丽迷人。

但是，这种诗歌并不能获得有见识的诗评家的认同。“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是江为的两句诗，《漫叟诗话》却说：“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晏殊也指出“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不是富贵语。陈师道认为“归来未放笙歌歇，画戟门前蜡炬红”，乃是对富贵隔膜者的诗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贯休“刻成笋柱雁相挨”，韦楚老“十幅红绡围夜玉”之类的诗句，折射了作者实际上“不曾近富人家”，“乃贫眼所惊耳”。这些诗评不堪入耳，而更有甚者，晏殊曾经指出：“袖染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晏殊对这首伪富贵诗的排斥和轻蔑，可谓无以复加了。

那么，古人心目中理想的富贵诗该如何呢？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中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雨，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晏殊出身卑微，却做了善言富贵的太平宰相。晏殊诗词中从来不用“金”“玉”之类的字眼，其诗人的富贵气象，来自诗词中闲静典雅的氛围——这是对富贵最好的注释。

孔子说：“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刘禹锡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所以堆金积玉，可能是暴发户的做法；平常陈设，也能彰显富贵之气。《红楼梦》描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对贾政、王夫人室内的陈设这样写道：“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这里反复写到“半旧”的陈设，但丝毫不损于贾家的富贵尊贵。使用频繁的物件，变得陈旧是很自然的，不陈旧倒有点不合情理。所以脂砚斋很认同曹雪芹对贾政、王夫人室内陈设的描写，她评点道：“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鲁迅也曾经指出：“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拙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但需要指出的是，富贵诗并非和“金、玉、锦、绮”等字眼冰炭不容。如黄庭坚认为“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定非穷人家语；胡仔认为“油壁车轻金缕肥，流苏帐暖春鸡报”殊有富贵佳致；袁枚也认为“烛花渐暗人初睡，金鸭无烟却有香”乃富贵诗的绝妙者。

没有经历过富贵生活的人，缺乏必要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富贵诗，虽强而为之，终究难免隔靴抓痒；而锦衣玉食的富贵中人，也未必能写好富贵诗。一方面，因为“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另一方面，因为欢时易过，富贵快乐很难进入心灵的深层体验；而穷愁难挨，痛苦点点滴滴积淀于心中，更容易使人忧思感愤。所以一般说来，穷愁痛苦之言易巧，而富贵欢娱之辞难工。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史上富贵诗不多，地道的富贵诗更是凤毛麟角。

富贵，是一种骨子里的闲逸，和满身的珠光宝气无关；富贵诗重在意境上的雅致，和堆金积玉无关。明乎此，不仅可以使自己在精气神上修炼出一份高贵，而且对于诗歌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

